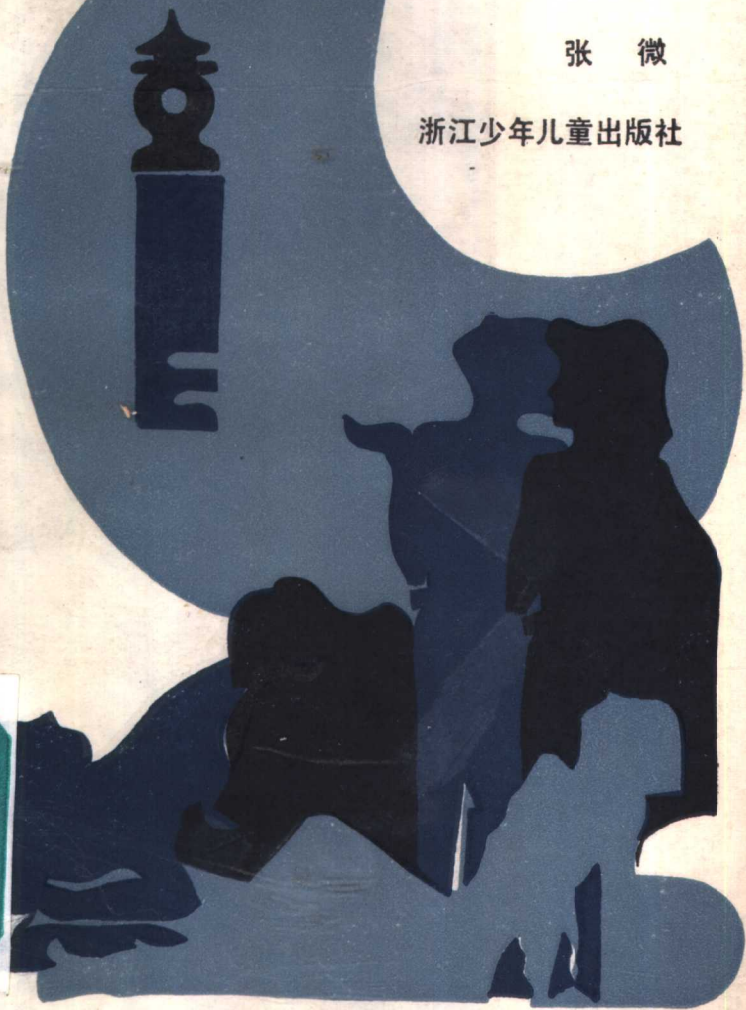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堂小五义

张 微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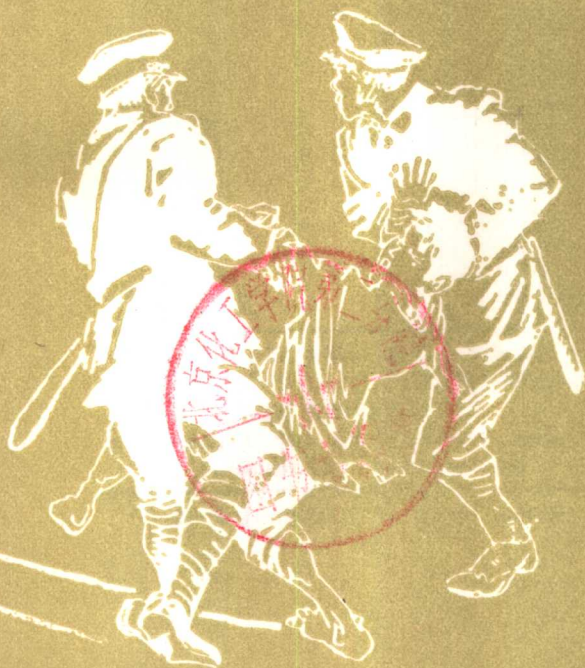
天堂小五义

张微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石化-S0415847



封 面 葛鸿海
插 图 傅伯星
责任编辑 董校雪

天堂小五义

张 微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6 印张4 插页2 字数70,000 印数00,001—62,500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18·7

定 价：0.34 元

“我们小时候”丛书编辑说明

亲爱的少年读者：

你们想知道旧中国是什么样的吗？那末，请你们读一读这套“我们小时候”丛书吧！这些传记文学作品，都是你们的前辈和父辈在少年时代所经历的真实故事，你们将从这里面，认识什么是旧社会，什么是旧中国，懂得什么是阶级的压迫和剥削，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，知道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……你们会从这里开拓眼界，辨明是非，汲取营养，获得力量。我们相信，这套丛书将会成为帮助你们学习和引导你们成长的良师益友。你们说呢？

编者

1982. 8

1982. 8

目 录

一、一只刚出壳的小鸡	1
二、找到了师父	12
三、学会“十八般武艺”后	20
四、乡下的青蛙跳进城	32
五、有福同享	43
六、“大眼李”的秘密	53
七、有难同当	62
八、你打铁，我打钢	71
九、他是“无业游民”吗	82
十、祸不单行	88
十一、兄弟虽是同林鸟	94
十二、绝路逢生	100
十三、天堂里的天堂	111
十四、花斑老六	117
十五、又剩下了孤零零的一个	127
后 记	136

一、一只刚出壳的小鸡

如果有人认为：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因为突然失去依靠，孤零零地站在马路边，不知道上哪儿找吃的，也不知道上哪儿去睡觉，他一定会害怕，会哭泣，会悲伤……那就完全错了。

就算有这样的孩子，那也肯定不是我！

因为这以前我在家里，排行老二。杭州人的话：“呆老大，犟老二，刁老三。”日本鬼子打进杭州后，父母带着我们“逃难”到浙江内地的遂安。我在那边



上小学时，为了贪看剑侠书和逃课到城外去玩耍，不知挨过级任先生多少回手心，可是我从来不哭。先生把状告到家里，母亲把我揪在床上，一面流泪一面打：

“过着这样苦的日子，你还要不好好地读书，犟坯！讨债鬼……”

打完后她还在伤心，“讨债鬼”却已经翻着眼睛，寻思着报复那先生的法子了。

遂安是个小山城，当地孩子欺生，看见我们弟兄几个在街上走，老远就用唤狗的土音叫：“喔罗罗，啧啧啧……喔——罗罗！”老大呆立着不敢动，老三躲在他背后，只有我埋下头直撞过去，用最拿手的“牛头攻”，（不怕你们笑话，当时我头上还长满了痢痢疮哩！）撞翻了一个，其余的拔腿就逃。大人们护短，不一会，就领着跌得鼻青脸肿的孩子吵上门来。母亲考虑到自己是“客边人”，不敢和他们较理，只好拿我当牺牲品，打给他们看。我照例咬紧牙关不出声，在屁股上还啪啪响着的时候，就直瞪着那孩子，让他清楚地知道：下次再被我碰到，不把你撞进沟里去不姓张！

就这样，我得了两个外号。在家里被叫做“犟

坯”，在外面人称“横痃痢”，遂安人把“横”念成“汪”，意思是天不怕地不怕。

几年后，父亲病故了，在母亲干活的那个儿童教养院，又只允许她带两个孩子过去，她想来想去，只有托人把我送回杭州大伯家寄食。

“还是老二吧！比另外两个总硬挣些……要看他的命好不好了……”她这样呜咽着对别人说。因为打了八年仗，亲属间音信不通，连她自己也不清楚，一直在“沦陷区”的大伯家情况怎样。

我不知道这是做母亲的一种预感，还是我确实“命”里该要饭。总之，到了杭州后，大伯家虽然仍旧住在众安桥，也仍旧开着一家小店，可是景况很不妙：吃口多，做生意又常常蚀本。婶娘嫌多了一张嘴，除去闲言冷语，分食时也总是“另眼相待”。你们想想看，这那是我这种“犟”脾气受得了的！于是三天两头和堂兄们发生“战斗”，弄得她不断惊呼：“来了一条黑鳢头！来了一条黑鳢头！”这样过了大半年，大伯一死，店一倒闭，我就自然而然成了一个多余的人，被赶出来流落到了街头。

这正是一九四六年秋天，我来到世界上的第十二个年头。口袋里没有一分钱，上身只穿一件破夹

袄，下面是一条单裤，还赤着一双脚！不过正象前面说的，我既然生来不是那种随便流泪的角色，现在当然也不会坐在马路边痛哭一场！最初的时候，为了终于能离开那个阴冷的“家”，我还很有点高兴哩！

因为你们要知道，我除了开头讲的两个外号，还有从剑侠书里得来的、许多奇奇怪怪的念头。我生吞活剥地看过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、《续小五义》和《江湖奇侠传》。那里面的人，一个个能飞檐走壁，来无踪去无影，劫富济贫；手执拂尘的道士，只须口一张，便有一道白光吐将出来，在对方脖子上一绕，对方的脑袋就搬了家……要学到这些本领，据我了解，关键是拜一个“异人”为师。而“异人”又大都喜欢装作叫化子，混迹在闹市里物色他未来的弟子的。

正是这些狂热的幻想，给了我比年龄大得多的勇气。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一个“异人”，然后就死乞白赖地盯住他，拜他为师，然后被他带进深山……所以我根本不想回到遂安去，根本不想把自己眼下的遭遇，设法告诉我那可怜的母亲。我要学就一身绝技，成为一个侠客后，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……

不过话又要说回来，尽管我有那么大的决心，可说到底，也只不过在遂安啃了八年六谷饼，对于这个被叫做“天堂”的故乡，知道得并不比一只刚出壳的小鸡更多些。我只从父母的长吁短叹中，听说过西湖边的花花世界，清河坊的十里长街，武林门的夜市风光。可是在没有遇到一个“异人”之前，在我的肚子叽哩咕噜响起来的时候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说句老实话，脑袋就象一个浆糊桶！

要饭吗？这用不到“异人”来教，大街上的样子看看就够了：在店铺门口，在人行道上，在川流不息的黄包车中间，有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，提个破铁罐追着行人乞讨的；有成年人把一条烂腿搁在马路边，翻着白眼朝天哀叫的；有瞎眼老头老太，用竹竿敲着地面悲唱的：“先生太太呀！你做做好事哇！你好比烧香拜菩萨，布施我一点点，我来世变牛又变马……”

不过这事情轮到我，就有点难了，虽然我未来的师父，可能也是一个叫化子。我在马路边逡巡了好久，怎么也伸不出手去。这样，当我被饥饿催逼着，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，也去做一个“伸手大将军”时，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这次差点送掉小命的失败，是

从菜市桥边一家店铺开始的。

“老板，做做好事，布施一点吧！”我畏缩地伸出手去，眼睛不敢看柜台，声音轻得象蚊子叫，大概只有自己听得见。

柜台里的反应却比我快，立刻有人扑出半个身子来挥挥手：“过一家！过一家！”就象赶一只苍蝇。

我马上逃一样地离开了，不是怕挨打，是我自己觉得没脸站在那儿。你向人家讨东西，人家不肯给，还赖着做什么呢！

这次的失败，使我从菜市桥走到横河桥，又从横河桥踉跄到丰乐桥，一直鼓不起勇气再走近任何一家店铺。我从昨天中午起，就没有吃过什么东西，现在觉得好象生了一种奇怪的病，身子只能缩拢，不能伸直。一伸直，胃里好象有几十只老鼠在啃咬，弄得你又疼痛又难过，耳朵嗡嗡地响，太阳穴扑扑地跳，两条腿还在向前移动，眼睛看出去却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片。

只有鼻子倒比平时更加灵敏了。哪怕大街上有几十种气味，它也能分辨出该往哪儿去。我就这样被它牵引着，好象踩在棉花堆上，又好象浮在云端里，飘飘忽忽地来到了一个饭铺子门口。看到里面

堆得高高的白米饭，我的知觉一下子恢复了，瞪大眼睛，恨不得把它们一古脑儿吞下去，连案板上的菜碟、抹布、碗盘……

我伸出手去哀告起来：“老板，做做好事，给一碗吧！”

“过一家！过一家！”老板粗声粗气地挥挥手。

我直僵僵地站着，就那么半张着嘴巴伸着手，好象被冻在冰里一样。晕眩中，听见隔壁店铺有人开玩笑似的替我说情：“阿德老板，这小瘪三好象真的饿坏了，你就盛一碗给他吧！省得起早到灵隐去烧头香。”

“灵隐只有一个，这种小瘪三天下有多少？”老板吵架似的嚷：“布施了一个，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老子这店不是要被他们吃倒灶了吗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两边的人一齐笑起来。

我腿一软，在地上坐下了。

头顶上有人开出窗来，一个小女孩娇声娇气地喊：“妈，快来看，一个强讨饭，坐在店门口不肯走……”

我很想辩白：我不是那种人，我确实走不动了。可是紧接着，哗啦一下，一盆冷水从上面泼了

下来，把我从上到下浇了个透湿。我被这盆水一激一惊，陡地跳起来，逃出十几家门面，还听得见背后嘻嘻哈哈的笑声。

我象只落汤鸡一样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怨恨。寻思有朝一日学成武艺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到这里来，报这一泼之仇！

可是现在，我已经没有时间来考虑这未来的报复计划了。因为一种恐惧和孤独的感觉，已经代替饥饿和怨恨紧紧地攫住了我——我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，糊里糊涂地钻进了一条又深又黑的小巷，四周没有灯光，没有人声，两面全是高高的围墙和一扇扇紧闭着的大门。阴森森，黑沉沉，使你觉得自己就象在井底下一样，那些围墙和大门似乎随时会坍下来，把你深深地埋在里面……

我直吓得头皮发麻，冷汗直淌。因为我从小就怕鬼，以为是碰到了“鬼打墙”，用小时候听来的办法，抖抖索索地撒了泡尿，也没有把“鬼”浇散。转个弯，是一条狭长的弄堂，再转个弯，又是条幽暗的小巷……

就在这时候，不远处出现了一朵火花，向我慢慢悠悠移过来。我不禁大喜过望，啊呀！真象剑仙书里写的，弟子危难时，师父来搭救了。可是等我奔

到面前一看，又大失所望，原来只是一个卖馄饨的老人！

不过我还是泪水直涌，颤抖着叫了一声大伯。

“唔！”他歇下馄饨担，睁大昏蒙蒙的眼睛，看了我一会儿惊奇地问：“你是……讨饭的么？怎么身上都是水……”

我诉说了迷路的经过。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：“现在的人啊……小兄弟，你还算运气好，没有遭狗咬，这一带住的都是大户人家，哪里会有人做好事呢！”

我看着馄饨锅，很想跟这和善的老人讨点东西。他发觉我的眼神后，慌忙挑起馄饨担：“小兄弟，不是我小气，我实在……几客荤几客素都是算好的，蚀了本也同你一样，只好去讨饭……”他一面走一面回过头来指点：“这条巷笔直出去就是清河坊，再转个弯朝前走，就到了西湖边，那里有夜市……”

我沿老人指点的方向跌跌匆匆地向前撞。恐惧过去后，饥饿和疲乏的感觉又袭了上来。当我再一次回到大街上时，只觉得许多红红绿绿的光圈在面前跳跃，耳朵边嘀嘀叭叭响，直到整张脸都贴在一块冰凉的大玻璃上，脑子才有点清醒过来，根本没

留意背后停着几辆吉普车，再背后就是闪着波光的西湖！

我只看见一个很大的饭厅，靠墙坐着一堆人，有的在鼓起腮帮吹喇叭，有的抱着个琴摇头晃脑地拉，有的敲打什么，蓬蓬嚓嚓，蓬蓬嚓嚓。许多高鼻子美国佬和穿旗袍的女人，抱在一起转呀转的，对摆在旁边小圆桌子上的食物，鸡呀、鱼呀、肉呀……连看都不看一眼。

我的心禁不住狂跳起来。啊！这么多吃剩的东西，而且没有人看管！我舔着干燥的嘴唇，开始沿玻璃窗摸过去，找进门的地方。突然，一只大手从背后捏住了我的脖子。我惊骇地回过头去，看见一双突出的眼睛，一根举得高高的短棍。我尖叫着拚命挣扎，脑袋上立刻重重地挨了一下，紧接着，又被那只大手一抡一甩，跌跌撞撞冲出十几步，一跤摔在路边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过了不知多少时候，当我从梦魇一样的昏迷中醒来后，发觉四周一片寂静，自己正躺在一个垃圾箱边，被人搬动着手脚。

“好象没有死，胸口还有点热气。”一个人说。

“那就随他去，横竖天亮前还有收尸车要

来。”另一个说。

“再摸摸看，再摸摸看……”

“啊呀！装走算了，总归是要死的嘛！”

我想喊叫：我没有死！不要把我装走！可是胸口象压着一块大石头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也许嘴唇动了动，那两个人终于离开了，听得见车轮辘辘远去的聲音。

我想马上爬起来，离开这地方。只是头象裂开一样痛，手脚不听使唤。一种要命的衰弱和疲乏，象潮水似的从身子下面漫上来，先淹没四肢，再浸透胸口和脑袋。那样子很象小时候学游水，差点被淹死的情景。我竭力划动着手脚，想从暗沉沉的水底伸出头来……

这样又过了许多时候，当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嗅着我鼻子，一条热烘烘的舌头在我脸上舔来舔去时，我终于叫出声音坐了起来。

一条野狗汪汪叫着，从我身边逃了开去，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向前飞跑……

啊！我不能就这样死掉！不能躺在这孔等收尸车拉走！虽然一次乞讨的失败，一盆冷水，一场虚惊，再加上当头一棍，暂时打碎了我做个剑侠的迷梦，可是我在遂安还有母亲和兄弟，他们甚至不知

道我已经离开了伯父家呢！我要活下去！我开始慢慢地向前爬动，爬离大街，爬进一条小巷，看见一个大水泥筒，就哼哼唧唧地爬了进去，呻吟着躺下来。根本没想到这一躺，躺出了“救星”，正好躺在我未来的结拜弟兄之一——“大眼李”身上。

他立刻象弹簧一样反跳起来，在黑暗中大声嚷道：

“抢盘子①！有人抢盘子！‘公鸡’，快起来！有人抢盘子……”

二、找到了师父

我当即被拖了出来。你们是知道的，我已经衰弱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。所以在昏黄的路灯光下，尽管看见拖我出来的不过是两个孩子，也只好抱住了头准备挨打。

“大眼李”——那时我们还不相识，往我屁股上踢了一脚，学着日本人腔调，耀武扬威地问：“你的，什么的干活？抢盘子的有！”

①抢盘子：流浪儿对睡觉的地盘的称呼。